

733.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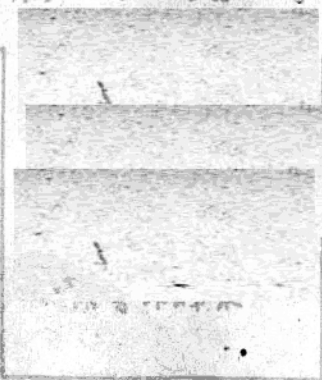
941

437/7

寧死不屈

通俗本

寧死不屈



目次

一	德國鬼子進了城·····	一
二	怎樣活下去·····	九
三	年小的一代·····	三〇
四	誰願給德寇做工·····	六
五	俘虜回來了·····	四〇
六	這是誰的罪過·····	四〇
七	好兒子·····	五三
八	不屈服的人民·····	六三

九 誰都相信他 七

十 血仇要用血來報復 六

十一 我們的人回來了 五

附記 徐莊 四

一 德國鬼子進了城

一九四二年七月的某一天，石灘城的情況突然緊張起來。在靠近城邊的一條馬路上，各種不同的車輛，正接連不斷地向頓河以東馳去，週遭呈現着一片驚惶不安的氣象。

這時却有一位很鎮靜的老工人——陶洛斯，扶着手杖，站在路邊，凝視着周圍的一切。他看着路上的人和車輛，老是向東去，就沒有向西去的；他想：我呢，我怎樣呢？身邊又有婦女，又有孩子，能逃到那裏去呢？

今後怎樣？他怕想下去，還是不想吧。他於是回到石灘城裏來。城裏已變成一片死寂，碎玻璃片散了滿街，電桿上斷了的電線在搖來擺去，處處都是火藥氣味。當他走進自己屋子裏去的時候，一家人迎着他，却都是默默無聲。他向家裏人望了一望，頓時就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。他放下了拐杖，極力鼓起勇氣來說：

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我們定要活下去的。總有法子活下去的。」他立刻就叫家人存起水來，關起窗，閉緊大門，又嚴肅的向他的孫子林凱說：

「沒有得到我的許可，任何人都不准出去！」

夜裏，炮響起來了，一連響了好幾個鐘頭，小屋子被震得玻璃

不斷發響。後來砲聲停息了，馬上又是一片靜寂。

忽然，林凱從街上跑回來了，他揚起頭，大驚小怪地叫道：

「噯呀，爺爺，德國鬼子進城啦！」

陶洛斯恐怕家裏人要哭要喊，馬上嚴厲地向林凱喝道：

「小聲，這不關我們的事！」

以後，陶洛斯的家裏，門窗關得更緊了，雖然街上不時傳來了消息，什麼鎗斃人，毒打人，陶洛斯當時聽了氣得發火，但結果還是一句：「這不關我們的事。」他只是成天在房間裏，做着自己要做的事：鉋呀，鋸呀，做出些煙嘴、梳子、打火機、鐵鎖、門鍊子等等東西，由陶太太拿到街上去賣，換些麥子來吃。城裏連麵包麵粉都買不到。

了，麥子買回來，陶洛斯又做了一盤手磨來磨。他以前會做火車頭輪子，又會做迫擊炮，可是現在，只能把精力消耗在這些小東西上面了。他常常望着那盤手磨苦笑着。

一天，一個鄰居來告訴陶洛斯說，滿城都是警察，德國鬼子要恢復城裏那個工廠了。陶洛斯聽了，吃了一驚說：「那到那裏去找工人呢？」鄰居說：「就強迫你做。」陶洛斯搖了搖頭，狠狠地說：「強迫我嗎？」哼，這個工廠是我親手造成的，我又親手把它破壞了，免得落到德寇手中，他們現在要我幹，我決不幹，寧可讓我的手乾枯掉。」鄰居又說：「他們要強迫你幹的！」鄰居走了，陶洛斯把門關好，鎖上加鎖，嘴裏雖然又說：「這不關我們的事，」可是心裏

委實放不下來。他在房裏踱來踱去想：「這樣下去，怎麼辦呢？難道永久會這樣嗎？難道有人會去做工嗎？但是無論如何，我總不去！」

終於德國人宣佈了：城裏所有各機關原有的工作人員，一律要去復工。陶洛斯的第二個媳婦安德琳，原是在市政府擔任會計員的，一天也接到通知書，嚴厲地要她去上工。陶洛斯看見了，心裏一怔，馬上奪去安德琳手上的通知書，揉成一團丟掉了。他還對安德琳喝起來說：「我們家裏的人，一個也不得替德寇辦事，決不許你幹，也決不許我去，明白嗎？」

可是過了幾天，警察來敲門了，陶洛斯只好開門。警察一進來，就毫不客氣地坐下來問：「誰是安德琳？把身份證拿出來！」安德

琳只好交出了身份證，警察塞在袋裏說：「到勞動介紹所去拿！」陶洛斯看了，氣得兩眼發怔，正想說幾句話，那知那警察就喝起來說：「這不干你的事，老傢伙！遲早就要輪到你的頭上來的！」接着就把安德琳的身份證帶走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安德琳到勞動介紹所去領身份證，一直到天黑才回家來。她告訴婆婆說：她看到有些人在介紹所裏被打得吐血，她自己被罰下跪，一定要她去上工！婆婆聽了也吃驚起來：「去上工？老頭子會允許嗎？」這一夜，安德琳就隨便怎樣也睡不着，她很焦急，好像有人在譏諷她，咒罵她：「你叛變了！」迷迷糊糊中又想起了自己的丈夫陶得立，等到天一亮，她終於去上工了，她雖然極

力避開陶洛斯的視線，可是無論怎樣，心裏却總避不開陶洛斯的責備，好像陶洛斯總跟在她的身邊責罵似的。

她到了市政府，就同進了虎口一樣，因為時時刻刻有挨打的可能。當一個德國人走進辦公室，你就得站起來鞠躬，德國人沒有點頭，你就只好彎起腰來等着，腰要彎得低，患氣喘病的也只好把咳嗽抑制住，德國人却還故意好久不點頭，讓大家把頭再低下去些。

一天，一個德國中尉，兇狠狠地闖進辦公室裏，他指着自己的手錶叫個不住，一位全城聞名的馬工程師正在向他申辯的時候，還沒有說完，他却就脫下皮鞭來向那位工程師的臉上，肩上，背上，

開始亂打，全辦公室的人都嚇得發抖了，安德琳呀的叫了一聲，連忙用雙手把臉捧住，她的背上痛得不堪，就好像在打她一樣。那個德寇打過就走出去了，大家沉默着，安德琳這時不禁哭了起來。馬工程師本來極力想忍住他所受到侮辱的苦痛，想裝出微笑來遮蓋一下，可是悲痛終使他忍受不住，終於他在大家面前嚎啕大哭起來了。

從此以後，安德琳只要稍微有點什麼聲音，她的背上就顫抖起來；她害怕在外面走，她想起從前城裏是多麼愉快可親，現在城裏却變得這麼駭人！她常常哭，哭得面容都老了。

二 怎樣活下去

城市是俄國的，然而現在城裏的主人翁，却是德國鬼子了。城裏的一切都在被蹂躪，被污辱。教堂裏，德國鬼子也派他們的牧師來了，陶洛斯吩咐陶太太，以後再不要到德寇牧師那裏去禱告，要禱告就在家裏。

一般人都在「躲」裏過活，看見德寇就躲。德寇隨時可以打死人，夜裏可以闖進屋裏來，白天可以當街捉人；他們可以一下把你丟到車裏，押到德國去；也可以無緣無故不加審問地把你綁到

刑場，鎗斃了你；有時又故意在刑場上嚇你，侮辱你一頓，又把你放掉；總之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。法律權利根本談不到，只有命令，只有威脅。人們很少敢住在家裏，都躲到地洞裏或不引人注意的屋裏去；一聽到皮靴閣閣的聲音，就躲藏起來。

一天晚上，安德琳突然哭回家來，滿臉淚水。原來她下工後，特別害怕接觸到陶洛斯，不想回去，就去看了一場電影。映的是德國戰爭影片，影院四週坐着的，都是那些穿黑制服的警察，神氣粗暴地盯着觀眾。銀幕上不斷映出德寇威武的坦克和大炮，坦克的疾馳聲夾着大炮的轟擊聲，轟隆轟隆在響着。影院最初是一片靜寂，然而接着，大家都哭起來了，大炮打得越響，人就哭得愈厲害。他們

每個人都覺得，德寇的大炮是在轟擊她的丈夫，轟擊她的兒子，或她的弟兄，每個人都都在哭自己的親人。德寇軍官們看到這種情形，忿怒得暴跳起來，大聲喝道：「不准哭，這裏又不是送葬；要笑，俄國豬！」電影散場，警察一哄而出，德國軍官揮着手棍，大聲呼叫：「俄國豬，要笑，笑！」然而女人們却仍是哭着。

「你又爲什麼不笑呢？」陶洛斯聽了安德琳講了這件事情以後，就故意嘲笑她說：「既然去看德國赤佬的電影，那末就該笑啊！要哭就在家裏哭吧，難道你沒有看見——德國鬼子在污辱你的眼淚呀！」

然而陶洛斯自己，却不願再關在家裏了，城裏的一切在吸引

他，苦惱他，他終於又拐起手杖出門去了。

城裏一切還是同從前一樣，主人却換了德國鬼子了。街上死一般的寂靜，就像是墳場一樣。彷彿這個城的舌頭是被割掉了，既不能叫，又不能喊，也不能哭，就活像一個又聾又啞的人。路上只看見一些陰影，一忽兒就不見了。陶洛斯想起從前的情景，城裏廣場上常常舉行羣衆大會，青年團員唱火車頭歌，造火車頭，城裏日日夜夜都傳來鐵的愉快響聲，花園裏充滿了孩子們的笑聲，河邊是激昂的高歌聲，而今一切都沉寂了，歌聲被抑壓住了，笑聲被鎗打散了，只有回憶還活着。

陶洛斯不知不覺地走到攤販市場上來了，過去市場上熱鬧

得很，熙熙攘攘，聲音嘈雜，現在市場上却表現着一片淒涼窮困的情景，只有一些垂頭喪氣的人，也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可買，出賣舊貨的却很多，人們翻箱倒篋，把一些舊東西都搬出來了，什麼長了霉的蠟燭台，禿了毛的小地毯、襯衣、褥子、背心、玩具都有，連那還帶有乾枯的結婚花的陪嫁外套都擺在那裏，他們都是爲了幾粒糧食而出賣，他們在默不作聲地交易着。這裏聽不到從前的喧嚷，看不到一點快樂和緊張，只有一片絕望和沉寂。

陶洛斯遇見了很多熟人，彼此也沒有打招呼，大家都覺得煩躁難堪。在市場的路邊，還發現有死人躺着，從德寇進城以後，死人也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。